

青年讀物

熱愛祖國的年青人們

青年讀物委員會

35
C6

編 譯 者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天津市工作委員會宣傳部

出 版 者

知 識 出 版 社
天津羅斯福路

印 刷 者

知 識 印 刷 廠
天津羅斯福路

1953-1【1】

1-8000 (32--34)

售價 1400元

目 錄

聯青年女英雄——丹娘.....	一
英雄劉四虎.....	九
特等女戰鬥英雄郭俊卿.....	四
戰勝海上風暴的青年戰鬥英雄.....	九

蘇聯青年女英雄——丹娘

B·里多夫

英勇的女游擊隊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在維列亞城附近的彼得利舍渥村，德寇慘殺了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女游擊隊員。

她是誰？她是何地人士呢？在彼得利舍渥村尚未發生這幕悲劇以前不久，有一個在維列亞區活動的游擊隊員在森林中遇見過這個少女。他們會共同一塊在游擊隊匿居的土房內烤過火。這少女自稱爲丹娘。從此以後，當地的游擊隊就再沒有見過她的踪跡了。但他們却知道，在離此不遠的某個地方，有一個英勇練達的女游擊隊員丹娘在與他們一同動作。

一個不大的四周都是森林的彼得利舍渥村內，擠滿了德國軍隊。在這裏駐紮的馬隊盡量吸食着集體農莊莊員勞動所獲的草秣，在每所房屋內都駐紮有十名至二十名的兵士。房主人們則被擠到房頭上和屋角裏棲身過活。

德寇奪去了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一切糧食儲藏，特別殘忍的，是該部隊中一個翻譯，他所加於居民的凌辱比任何人都厲害，簡直不分老幼的見人就打。

一天晚上，有個人將德軍的野戰電話線盡數割斷了，並且很快的把那拴有七十四匹驃馬的德軍馬廄燒毀了。

次日晚上，這個游擊隊員竟又潛入鄉村中來了，她悄悄跑到敵人騎兵部隊二百匹驃馬所在馬廄。她頭戴皮帽，身穿短皮襖，棉襖和氈靴，揹着一個口袋，當走近目標時，她就把握在手裏的手槍插入懷內，從口袋裏取出油瓶把汽油灑上，然後就彎着身子去擦火柴。

正在這個當兒，一個哨兵靜悄悄的跑到她的跟前，而從後面將她抓住了。游擊隊員用力把德兵推開，立即掏出手槍，但還未來得及開槍，就被那一個兵士把她的槍擊落在地上而發出警號了。

這才看出原來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身材高大，膚色黃黑，在黑色的濃眉下覆着一雙漆黑而靈活的眼珠，頭上的黑髮裁得短短的往後披着。

兵士們都帶着一種興奮的神情在那裏東奔西跑地忙着。據這房子的女主人瑪利亞·謝多娃說：當時所有德寇都三番五次說着：「女人當游擊隊！他們脫去了她的衣服，用拳頭來痛打她，經過二十分鐘的功夫，他們又把這個遭受毒打的、赤着腳的，只穿着一件襯衫和一條短褲的姑娘通過全村，押至司令部的所在地——沃羅寧所住的房屋中去了。

「消滅你們」

司令部已經知道抓到了女游擊隊員的消息，並且已預定了處置她的辦法，丹娘還沒有被押到，該司令部的翻譯就已興高采烈地向沃羅寧夫婦宣佈，說他明天早上就會把這個女游擊隊員絞殺示衆。

丹娘被押到了，飭令她在板鋪上坐下，在她對面的桌上擺着有電話機、打字機、無線電收音機和

司令部底各種文件。

軍官們都來到了這裏，房家裏的人都趕到廚房裏去了。當老太婆的脚步稍微緩慢一點時，軍官們就大聲的叫喊着：老孀子快滾蛋……並在她的背上使勁地撞了一下，甚至連翻譯也被趕出去了。職位最高的一個軍官親自用俄國話來審問丹娘。

沃羅寧夫婦雖被關到廚房裏，但却能聽見在屋內所發生的一切。軍官所追問的各個問題，丹娘都毫不遲疑地大聲倔強地加以回答。

「妳是什麼人？」軍官問道。

「我不告訴你。」

「昨天放火燒馬廄的是妳嗎？」

「是的，是我。」

「妳的目的何在呢？」

「消滅你們。」

沈默了一會兒。

「妳是什麼時候透過戰線到來的呢？」

「禮拜五。」

「妳來的太快。」

「難道我要誤事不成嗎？」

軍官向丹娘追問她是誰派來的，有誰同行，要她供出她的朋友來。隔門可以聽見她的回答：不，

我知道，我不說，我決計不說。此後就可聽到皮帶的聲音並且還可聽到怎樣一鞭緊接一鞭地打着皮肉的聲音。過幾分鐘後，一個年青的軍官從那裏跑到廚房內，把頭垂到掌裏，閉起眼睛，塞住耳朵坐着，一直坐到審問完結時為止。其殘酷的狀況，就連法西斯蒂底神經也支持不住了……

四個男人解下了皮帶來打一個姑娘，據房主人計算，一共鞭打了二百多下，但是丹娘並未發出一點聲息。打後仍然回答說：不是，我不說！只不過是她的聲音較先前嘶啞了些。

在沃羅寧家裏拷問丹娘至兩點鐘之久，審訊後把她帶到庫里克家裏去了。她照舊赤身露體的在德兵押解之下，赤脚在雪地上行走着。

當把她帶進屋裏的時候，房主人在燈光下看見了在她頭上有一塊青傷，手上和腿上都滿佈傷痕，她幾乎喘不過氣來，頭髮蓬亂，黑色的髮簾緊貼在她那高高的淌着大汗的額骨上，兩手被繩子背綁着，她的嘴唇咬得出血浮腫了。這大概是她在敵人們想苦打迫供的時候自己用牙齒咬破的。

她坐在一條凳子上。德國衛兵却在門旁站着，庫里克夫婦騎在爐灶上看着抓來的女犯人，她很安靜地一動也不動的坐着，後來她才開口要水喝。庫里克從灶上溜下來，剛才走到水桶近旁，衛兵却已搶在先頭，抓住桌上的火油燈，走到丹娘底跟前，將油燈塞進丹娘底嘴唇，他是想說，要給她喝的不是水而是火油。

庫里克就來替丹娘哀求了，守衛兵把她罵了一頓之後，才勉强的表示讓了步，於是她就盡量的喝了兩大茶碗水。

不一會住在這房子裏的兵士們就把這姑娘圍繞了起來任意嘲弄。有的用拳頭來打她，有的用擲着的火柴來燒她的下顎，甚至有一個兵還用鋸子來從她的背脊上割過。

庫里克夫婦竭力向他們請求別侮辱姑娘，請憐憫住在這裏的小孩，可是他們的請求一些也沒有發生效力。

直到嘲弄够了的時候，兵士們才走去睡覺，於是守衛兵就持着槍命令丹娘起來向外走。他沿着街道走在丹娘的後面，並把槍刺幾乎緊貼到她的背上。赤足裸體的姑娘就這樣地被這野獸帶到雪地上來的徘徊一直到這野獸自己凍得發抖，而想回到暖巢時才罷。

「我從莫斯科來的」

這個看守丹娘的衛兵的班期是從晚上十點到晚上兩點。他每隔一小時就把丹娘帶到外邊去徘徊十五至二十分鐘之久。在這可怕的夜間散步時刻丹娘還受過些怎樣的侮辱和怎樣的痛苦，是誰都不知道的……

直到在這個崗位上換來了一名新的衛兵，才准許不幸的丹娘在木凳上躺一躺，庫里克底女人就乘機同丹娘講起話來。

「孩子，妳是什麼人呢？」她問道。

「妳問這個幹什麼？」

「那末妳從那兒來的？」

「我從莫斯科來的。」

「有父母嗎？」

丹娘沒有回答。

毫不動彈地一直躺到早晨，再也沒有什麼了，甚至哼都沒有哼一聲，雖然她的雙腳已被凍壞到痛不可忍的地步。

她在這天晚上在兇惡的敵人嚴密監視中究竟睡覺沒有和想了些什麼，這是誰也不知道的。

早晨兵士們就開始在村子的中央豎起絞架來了。庫里克底女人同姑娘講起話來：

「前天是妳作的事嗎？」

「是我！」

「燒死了德國人沒有？」

「沒有。」

「可惜，那末燒掉了些什麼呢？」

「燒死了他們許多的馬匹，聽說還燒掉一些武器……」

早上十點鐘的時候來了一些軍官。其中職位最高的一個又開始詢問丹娘：

「妳說，妳是誰？」

丹娘沒有回答。

「你說斯大林在什麼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

房主人未曾聽到繼續審問的情形，因為他們已被趕出屋子，只在審訊完了以後，才把他們放回屋

裏。

德寇們取來了丹娘底衣服：短衫、褲子、襪子等等。其中也有她所攜帶的行囊，在裏面還裝著有

白糖、火柴和食鹽等物。帽子、短皮襖、絨線衣和氈靴等物却已經不見了——它們已經被軍士們分贖了，而手套却被軍官廚房底廚夫拿去了……

斯大林和我們在一起

丹娘開始穿起衣服來，庫里克夫婦則幫助她把襪子穿在凍得發青的腳上，在丹娘的胸前掛着由她身上搜出來的汽油瓶和一塊寫有放火燒屋犯幾個大字的木板。就這樣把她帶到那豎有絞架的廣場上去了。

刑場的四周，站有十來個手持馬刀的騎兵，還有一百多個德國兵和幾名軍官環繞着。且下令當地居民到場參加刑罰，可是來的却很少，而某些到場的人們，爲的不願作這種可怕的殘暴獸行的觀眾，也都暗地裏各自四散回家了。

在絞架下面堆疊了兩個箱子，劊子手們把勇敢的丹娘舉在箱子上，然後便把繩扣套在她的頸上。其中一名軍官——德國人是很喜歡拍照死刑和拷打的——就開始用他的「科夫克」式的照像機來向絞架上的目標對光，執刑官對於執刑的兵士使了一個眼色——稍微等待一下的暗號。

丹娘就用這個機會以其宏亮而清晰的聲音，來向集體農莊的男女壯員們喊道：

「哎！同志們！你們爲什麼看得這樣的不快活呢？更勇敢些起來鬥爭吧！打死德國法西斯，燒死他們，毒死他們吧！」

站在她旁邊的德國兵揮着手像是要打她，或者要堵塞住她的嘴，但是她却推開他的手而繼續喊着

說：

「同志們！我並不怕死，爲了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很榮幸的……」

軍官將絞架從遠方和近處都拍照過了，此刻他却想來照它的側面，劊子手們很着急的看了看監刑官，監刑官便對軍官喊叫說：「快點結束吧！」

這時丹娘就轉向監刑官，對着他 and 德國的兵士們繼續說道：「現在你們把我吊死，但我並不是孤獨無援的，我們有着二萬萬的人口，你們是不能把我們全都吊死的。他們是會替我報仇的。兵士們別遲延！投誠吧！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站在廣場上的俄羅斯人民都流淚了，有的把臉轉過去，背向絞架，爲的避免目睹這快要發生的慘劇。

劊子手使勁的拉着繩子，於是繩套緊緊在丹娘的喉上。但她用着手將扣繩解鬆，用脚尖站起來，緊張其一個高喊道：「同志們！告別了！努力奮鬥！不要害怕！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是一定會來的！……」

劊子手猛力用鐵釘鞋來推着箱子，於是放在踏得溼漉漉的雪地上的箱子就吱吱地發起響來，在上面的木箱也就轟然墜地了。人羣急忙向後退開，忽地有人發出了號泣的聲音，森林四周都好象同情似的連連發出號泣的應聲。

丹娘是被敵人擒獲住而慘死於法西斯帶的絞架上的，她至死並未說出一句叫苦的話和洩漏出自家的同志。她忍受一切痛苦而死，真不愧爲英雄，真不愧爲任何時候都不屈服於人的偉大人民底女兒，她的名字是會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

英雄劉四虎

林 韋

劉四虎同志，綏遠豐鎮人，二十四歲，一九四六年參加人民解放軍，一九四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現任第一野戰軍某部六連副連長。從小當學徒，伺候人，六年沒揮一個錢。父親爲泥水匠，被地方惡霸逼得傾家蕩產，含冤上吊而死。四虎在部隊中，愛同志如兄弟。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對思想不堅定的同志，能耐心啓發幫助，在鞏固部隊上有顯著成績。他的身體並不強，但在每次戰鬥中均表現高度的英勇頑強，屢創奇功。一軍選他爲全面的特等英雄。一野會開展「學習劉四虎」運動。他的英雄業績，被部隊編成戲劇普遍傳播着。

——記者

你會爲他能活着和你見面感到驚疑！

無論誰，如果你知道我們民族和人民的苦難歷史的，那你面對着劉四虎這樣爲我們民族和人民擺脫苦難而自己忍受了更多苦難的兄弟，大概總不會無動於衷的！撫摸着他的遍體刀傷彈痕，你會爲他能活着和你見面感到強烈的欣慰和驚疑，你會覺得心酸。光是他的頭上和臉上，就被卑污的敵人刺過五刀。脖子上緊接咽喉的地方和腹部正中間、左腋下，每處被刺一刀。左手上被刺三刀，其中一刀刺穿拇指食指之間的筋肉。另外，一粒子彈從左眼與鼻樑之間正面打進去，從身後穿出來，右臉與

右眼被敵彈打起來的大片飛石砸傷。右腿 upper 被兩個子彈打了四個洞。直到今天，每逢天陰下雨、颯髮刮臉，傷處仍然疼痛難忍。左眼失明了，右眼不如從前亮了，右腿也走着不很得勁了。

但是，這位青年勇士從來沒有爲自己這種半殘廢狀態發生過任何不正常的情緒，他完全同部隊上別的同志一樣安安靜靜地照常工作，認真地做着各種應該做的事情。

「我要活着，還得幹他幾個！」

「就算我死了，也換得過啦；我要活着，還得幹他幾個。」對於自身的生死，他的想法就是這樣平靜，這樣簡單明白。「幹他幾個」這一不可動搖的願望，蘊蓄着對於殘忍卑污的敵人的無窮憎恨。一到戰場，與敵人相見，這種憎恨就給他以無窮的力量。

這位青年勇士在二十歲參軍以前，憎恨的對象還只是家鄉上壓榨自己的人。參軍的動機也只是向這些人報仇。參軍以後，他很快懂得了惡霸們的後台老板和罪惡的淵藪乃是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蔣介石匪幫，他的憎恨立即全部轉向這些匪幫，他把這些匪幫看作最可惡的害蟲。

一九四六年我們部隊攻打大同時，他參軍不到一個月，剛學預備用槍，各種戰鬥動作都還很不熟練，體格也很弱。但他不管敵人子彈打得多密，總衝在最前頭，像猛虎一樣。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幹他幾個」！

自動站上必死的崗位

雖然在第一仗中他就受了重傷，但他並沒因此膽怯。他所接受的教訓是：子彈從鼻樑邊穿過而過

尚且可以不死，打傷別處更不一定就死！老戰士們受過好幾次傷的多着哩！就算死了，也比父親叫人家逼着上了吊強！這樣，不過一月，他又走向自己的連隊，和以前一樣勇敢。次年甘肅西華池戰鬥中，連隊突擊失利，被優勢的敵軍放火封鎖在一個院子裏。萬念之中，他自報奮勇擔任掩護，站上必死的崗位，讓大家撤出。他的右腿連中兩彈，倒了；便把手榴彈拉開線放在身邊，準備在敵人逼近時與敵同歸於盡。當時與他共同堅守陣地的，只剩下幾個撤不出去的傷員。但胆怯的敵人始終沒敢接近他們，直到天晚時我軍打了上來。

只要能堅持，不怕死，就有殺開活路的希望。這是他從第二次重傷中接受的教訓。我們的勇士就是這樣學習着戰場上生和死的特殊規律，使自己更加堅強，這就是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宜川戰役中創造不朽功績的思想基礎。

殲敵四萬、擊斃敵整編二十九軍軍長劉堪的宜川戰役，曾使大西北戰場整個形勢發生重大的變化。但當時我們的火力還不是優勢，壓不倒敵人，突擊任務仍是十分危險，須得隨時準備犧牲的。四虎同志所在的連隊，擔任攻取宜川瓦子街東南高地的主攻連隊。他所領導的二班，擔任該連突擊班。攻下第一個山頭時，他們八個人剩了七個。第二個山頭，敵人佈置了一個團的兵力。他們的軍部、師部、旅部都紮在那兒。前沿工事裏，一個排以輕重武器組成的嚴密火網封鎖着我們進攻時必須通過的開關地。七個勇士在飛奔過這片開關地時，又有四個倒下去。四虎同志在覆着冰雪的陡坡中爬上滑下地奮勇躍進，一口氣穿到離敵十來步遠的一棵大樹跟前。回頭一看，連自己只剩了三個人。敵人發覺了，一批批的手榴彈打過來，前後左右都在爆炸。他們一面靈敏地躲閃，一面用槍托把敵人扔過來在天上亂轉着的手榴彈發到山下，或拾起來回擊敵人。

一人衝進敵軍陣地

三個人就三個人，上去就得把這夥害蟲戳死他一堆！於是又發起三個人的勇猛衝鋒。其餘兩個勇士在最後衝鋒中倒下去了，四虎同志藉着自己打出去四個手榴彈的烟霧一個人端着刺刀衝入敵陣地。這神勇駭昏了貪生怕死的敵人，扭回頭往後竄。機槍手扔下機槍正要竄走，四虎同志一脚踢開機槍就刺過去。一盤飯的功夫，他把狂奔着的敵人刺倒七、八個，嚇下一大片。

他們竟敢不繳槍！四虎同志怒不可遏地繼續猛追過去。但是，敵人的指揮官最後發覺了追擊者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於是用手槍逼着亂跑的十六、七個敵兵回頭包圍過來。四虎同志被圍在中心，子彈手榴彈都沒了，便端着刺刀前後左右旋轉。敵人什麼都有，但都無法施展。子彈既不能打，刺刀又不敢逼近。四虎同志的刀尖指向那邊，那邊便慌忙後退。敵指揮官用槍斃來威脅，用手往前推，都不生效，敵人這種醜劇，表演了有四十分鐘之久，始終不能奈何我們的勇士。

救同志忘記了自己

此時，四虎同志聽到外面有隱約的喊殺聲，便一衝而出，向前沿飛奔。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班長舒照明同志正在與敵肉搏。眼看敵人已將舒照明壓在地上，用鐵鍬砍他的頭。四虎同志不顧身後追趕自己的敵人，猛力向壓着舒照明的敵人頭蓋刺去。不料敵人一縮頭，把四虎閃落到狹窄的交通溝裏，右手和槍壓在手下，翻不起來了。追來的敵用顫抖着的刀尖向他頭上臉上去，他使出最後的精力用左手拚命抵抗。猛然間抓住了刺來的敵刀，便想借這刀勢翻起身來，駭得敵人驚慌地向他手上亂刺。

此時，四虎同志頭上身上十一處冒血，終於倒了下去。敵人覺得他大半已經死去，也可能是仍害怕他再抓住刺刀掙起來，於是停止再刺，最後向他腦門上狠狠刺了一刀，走了。

他竟活了轉來！

四虎同志昏了過去，但沒有死！他的光輝的生命，最後又回到血肉模糊的軀體上來。這是他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氣概，使敵人完全駭破了胆的結果。宜川戰役勝利了，四萬敵人在劉四虎式的無數勇士浴血奮戰中最後被殲滅了。其後不過兩月，民主聖地延安也隨着收復。大西北在歡笑，全中國在歡笑。但是，這歡笑是多少親愛的同志付出多少鮮血，忍受了多麼巨大的痛楚才換得的呀！新中國的每一個兒女和我們的孩子，應該知道怎樣珍愛自己的祖國！

特等女戰鬥英雄郭俊卿

王金鳳

(一) 爹凍僵在雪堆裏

熱河林東縣大風雪的夜間，披着一床破棉絮的十三歲的郭俊卿和她娘顫抖地在山溝裏轉了半夜，尋找着一清早就上山給地主刨樹疙瘩的爹。狂風夾帶着鴨掌大的雪片，直打在她們的臉上。棉絮濕透了，冰塊一樣地壓在她背上。小俊卿一天沒有吃飯，凍餓使她幾乎失去了知覺。等到她聽到她娘嗷叫着「她爹」，睜開眼來一看，她爹已經躺在雪堆裏凍僵了，手裏捏着刨樹疙瘩的鐵鎬，身旁一塊蓋滿了雪的樹疙瘩。

娘跪在地主孟德臣的面前，哭着求着借一點吃的，爹直挺挺躺在車上。孟德臣頂門站着，斜着眼望了一眼大車就破口大罵。小俊卿心疼着她爹，又心疼着她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拉起她娘就走。

爹躺在炕上五天不能動彈，孟德臣提着馬鞭子見天逼着爹上工，逼着爹倒還工錢。小俊卿再也忍不住了，拉開嗓子就罵。爹在炕上也應了幾聲，這樣就罵出了禍殃。

沒膝深的雪地裏，爹赤着腳被警察拖走了，連鞋也來不及穿。娘把家裏鍋盆碗勺都收羅起來變賣了。白花的銀洋，雙手捧到孟德臣面前。半死的爹接回家來不上三天就噤了氣。小俊卿從此對地主